

百年中国

文学经典

谢冕 钱理群 主编

第七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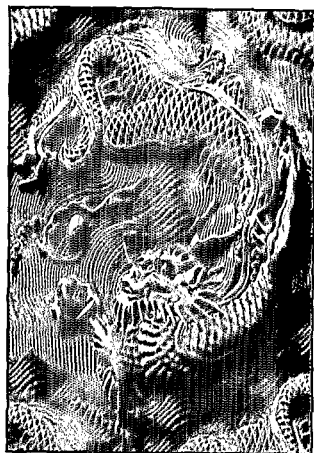
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

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

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

目不暇接的快速的节奏，

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



一边是夕阳的灿烂，

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

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

『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

如今都蕴积在这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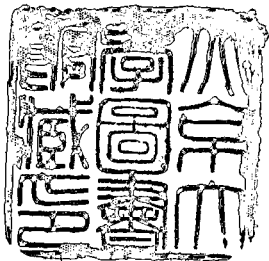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了。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第七卷

一九七九—一九八九

谢冕 钱理群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序	谢冕	一
序	钱理群	四
诗		
艾青	鱼化石	三
	虎斑贝	四
	互相被发现	
	——题《常林钻石》	五
洛夫	边界望乡	六
黄永玉	曾经有过那种时候	八
	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	九
北岛	回答	一〇
	宣告	一二
	迷途	一二
顾城	一代人	一三
	星月的来由	一三
舒婷	致橡树	一四
	四月的黄昏	一五
	惠安女子	一六
	神女峰	一七

公 刘

哎，大森林！
——刻在烈士饮恨的洼地上

一八

刑场 一九

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 二二

梁小斌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二三

雪白的墙 二四

白 桦

去年冬天
——致远方友人

二六

雪山杜鹃

——过白马雪山所见 二九

郑 敏

晓荷 三〇

流血的令箭荷花 三二

开在五月的白蔷薇 三三

昌 耀

峨日朵雪峰之侧 三四

鹿的角枝 三五

韩 东

山民 三六

余光中

堤上行

——赠罗门之一 三七

任洪渊

秭归屈原墓 三八

罗寄一

悲歌一曲

——纪念亡友、诗人穆旦 三九

诗 四一

犁青

台湾的东岸和西岸 四二

红弦

萧萧之歌 四四

霓虹

乡愁 四五

管管

多了或少了的岁月

——纪念父母亲 四六

崔健

一无所有 四七

这儿的空间 四八

李亚伟

中文系 五〇

于坚

尚义街9号 五四

海子

亚洲铜 五六

两座村庄 五七

春天，十个海子 五八

月光 五九

五月的麦地 六〇

骆一禾

青草 六一

麦地

——致乡土中国 六二

伊 蕾	独身女人的卧室(组诗 14首)	六三
唐亚平	黑夜	七二
	黑色沼泽	七三
	黑色睡裙	七四
翟永明	渴望	七五
	世界	七六
	独白	七七
	七月	七八
散文		
巴 金	怀念萧珊	八三
	小狗包弟	九二
叶圣陶	《苏州园林》序	九五
杨 绛	冒险记幸	九七
严文井	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	一〇四
艾 青	忆白石老人	一〇八
夏 衍	甲子谈鼠	一二三
陈从周	桥乡醉乡	一二六
刘再复	读沧海	一一八

路翎 天亮前的扫地 一二一

贾平凹 静虚村记 一二二

秦腔 一二五

汪曾祺 跑警报 一三二

金岳霖先生 一三七

刘海粟 漫论郁达夫 一四〇

龙应台 中国人，你为什么什么不生气 一四七

小姐什么？ 一四九

余光中 我的四个假想敌 一五一

简媜 四月裂帛 一五五

台静农 伤逝 一六八

梁实秋 忆青岛 一七〇

冰心 养猫 一七四

小说

张洁 爱，是不能忘记的 一七九

谁生活得更美好 一九一

宗璞 鲁鲁 二〇〇

熊掌	二〇九
汪曾祺	
受戒	二一五
陈小手	二三〇
异秉	二三二
刘心武	
黑墙	二四〇
电梯中	二四六
礼平	
晚霞消失的时候(存目)	
邓友梅	
那五	二五三
铁凝	
哦，香雪	二八四
李陀	
七奶奶	二九三
余光	三〇〇
蝌蚪	
和弦	三〇九
史铁生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三一六
达理	
除夕夜	三二九
王蒙	
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	三四四
孙芸夫	
云斋小说两篇	三五〇
阿城	
棋王	三五五
何立伟	
白色鸟	三八二

曹文轩 蓝花 三八七

残雪 山上的小屋 三九六

扎西达娃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四〇〇

王安忆 小城之恋 四一六

刘恒 白涡(存目)

池莉 烦恼人生 四六七

张炜 古船(存目)

莫言 红高粱家族(存目)

陆文夫 美食家(存目)

戏剧

高行健 车站 五〇五

谢冕

序

从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一个世纪末,是完整的一百年。这一百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过很多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就社会而言,这一百年的经历,是由古典中国向着现代中国的衍变过程;就文学而言,则是开始并完成了由旧文学向着新文学的完整过渡的过程。不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还是从文学发展的层面看,这一百年对于中国都是意义重大的,是充满追求的激情和刻骨铭心的苦难的历程。

文学在映照这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全部丰富性中完成了自己。同时也留下历史性局限造出的畸斜乃至歧误。这就使这一百年的文学成为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学的使命和内涵,到它的表现形式,直至最终形成的艺术基本风格,如今我们面对的文学百年,都未曾脱离中国社会决定性的制约。

文学承受着充满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文学为适应生长它的特殊环境而付出代价:一方面,为了顺应社会情势,文学竭力以自有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特定时空中国的现实处境和中国人的情感经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较之艺术和审美更为急切的社会功利面前,不同程度地削弱以至在某一时期排挤文学自身的品质。审美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的矛盾、对立,以及“杂呈”,是这一百年文学的常态。

但中国这一百年特有的忧患都意外地使文学得到好处。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在深重的危机和庄严的召唤中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在古典文学深厚的土壤上脱颖而出。诞生于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学,直接受惠于清末以来文学改良和文体实验的一切成果,终于以充满现代精神和参与世界文学的姿态,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未曾也无法抵达的境界。

19、20 世纪之交,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尽管社会转型不一定伴随着文学转型,但在中国,这并不同步的现象都奇妙地有了某种叠合。我们如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学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奇观。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速的节奏,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一边是夕阳的灿烂,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如今都蕴积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了。

“经典”一词在以往是慎用的,如今被应用得有点普泛化了。其实,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一个明显的道理就是,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都不会是单纯的和唯一的,精神现象有不可比拟的繁复性。何况,做这些判断的人,他们的学养、趣味和考察的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文学史总有很多有意或无意的“遗漏”。文学史的基本方式不是累积,更确切地说,是淘汰。它以不间断的“减法”来保留那些最值得保留的文学资源,而忽略或弃置那些一般化的材料。文学史正是以这种“无情”的方式,推进它富有建设性的工作。

尽管如今的“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都始终意味着一种高度。高度并不是尽善尽美,也并非无懈可击。这里入选的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是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那些众多未入选的作品就应该遗忘。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得多元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编者在他长期(但都有限)的阅读中形成了他认为符合上面的陈述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遴选作品中被具体化了,这大体是指那些能通过具体的描写或感觉,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生活的信念、对人和大地的永恒

之爱、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有精湛丰盈的艺术表现力的作品。由于考虑到这一百年文学和社会的密切关联,编者尤为关注那些保留和传达了产生它的特定时代风情的精神劳作。

编者在从事本书的编选工作时始终怀有一种庄严感而不敢稍有疏忽。但百年文学浩如烟海,一个人的阅读非常有限,在这一点上,编者又是忐忑不安的。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严家炎、林斤澜、邵燕祥、崔道怡、陈骏涛、樊发稼等各位先生的指教和帮助;我的博士生高秀琴协助我做了全部资料工作和部分编选工作;在这里,我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6年6月30日于北大畅春园

钱理群

序

编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是不能不怀着庄严的历史感的。

此刻想到的是，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着新、旧文学（也即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价值与它们彼此的关系，曾经有过多少争论，而且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记得五四时期，争论的一方，曾寄希望于“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世纪末，是可以进行科学的总结的时候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就是一个无声的发言：请看事实。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段历史：新文学在诞生伊始，曾因其异端性而不被承认。有人轻蔑地将其比作“春鸟秋虫”，可以“听其自鸣自止”。有的则因为新文学将“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作为文学语言而断然不许它进入文学的殿堂。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当年新文学的开创者们都憋着一股劲；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你”，“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单有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都不够证实那个文学运动的成功”（胡适：《〈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因此他们以“拿出实绩”互勉与自励，为此做出了称得上是艰苦卓绝的努力。现在，几代人奋斗的结果，终于显现在这里了：这确实是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从文学观

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精神内涵，到文学审美、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都有异于传统而显示出一种“现代性”。它不仅已经作为不可替代的强大的存在，事实上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养料，而且已经形成自己的传统，有了自己的文学史，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巨人，足以与中国传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师们并肩而立，并且有了一批成熟的文学作品进入“文学经典”，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此参与了世界现代文明的创造。人们可以对新文学作家、作品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感到这样、那样的不足，人们也可以因为付出的代价与收获的不成比例而感到惋惜（其实鲁迅早就说过，人类历史——当然也包括文学——的积累，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人们却不能无视这一基本的事实，不能否认这一基本的历史结论，而且这应该是我们讨论一切有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当年对新文学的主要指责之一，是新文学的提倡，将“尽废古书”；今天似乎也还有人在嘀咕：五四新文学运动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断裂”。事实（仍然是事实！）已经证明，这至多不过是杞人之忧。古书没有、也不可能尽废，它们中的经典至今仍拥有众多的读者；而且如谢冕先生所说，即使在本世纪，古典文学也有过“最后的辉煌”，一些旧的形式（如古典诗词）也在继续焕发新的活力。更为重要的是，古典文学中的精华，已经作为一种传统融入了新文学的创造。你面对着的这些新文学作品，在赞叹它的新质的同时，你也必须承认，它是中国民族的，与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正是它的革新、创造，才使得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新的光辉。可以这样说，抱残守阙，不思变革，才是“传统与现代断裂”的真正危机所在。变革的方式，或渐变，或激变，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必须变，变革后而有新生，这是近百年的历史所证实了的，对此大概不会有什么怀疑了吧？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显示的是中国文学在本世纪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把它选辑成册，是为了以此作为进一步普及的基础，也是为新的文学变革提供一个起点式的参照。同时我们也想为正在进行的对本世纪文学的反思，包括文学史的写作与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实材料。比如，对“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已经形成的现代经典作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出发，从对既成形态的考察与艺

术经验的总结中,引出必要的理论概括呢?至少这是可以一试的。正因为意识到工作的意义,我们不能不谨慎从事,甚至时时有“如履薄冰”之感。编选前,我们在北大部分研究生、进修教师、外国留学生中进行了调查;提出初稿后,也广泛征求过同行的意见,除了老一辈的严家炎、樊骏、王信、刘增杰诸先生,同辈的赵园、吴福辉、王晓明、杨义、蓝棣之、汪文顶、胡润森诸学友外,也还有薛毅、罗岗、解志熙、李怡、孔庆东、吴晓东、范智红等年轻学者。特别应提及的是,第一卷近代文学部分的选目更是得到了张中、夏晓虹、陈平原等老同学及研究生王枫、谢茂松的具体帮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结晶;主选者个人的主观烙印自然也是明显的。我们深知,编选(筛选)工作将不断进行,本选本的意义大概仅在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样一个课题:一切都还是开始。

1996年7月26日写于燕北园